

翁山文外

四

蘇子瞻
船

PDE

翁山文外卷十

番禺屈大均撰

雜著

姓解

吾屈爲嶺南望族予弱冠以國變託跡爲僧歷數年乃
棄緇服而歸或問其故予曰吾爲僧則必舍其姓而姓
釋吾以釋之姓不如吾屈之姓之美也吾爲帝高陽之
苗裔雖至不才亦猶賢於爲迦文氏之徒也且吾愛吾
之姓所以愛吾之祖與父天使吾祖與父姓屈復使我
爲屈氏之不才子孫天之愛我亦甚矣吾豈可以負之
而姓釋乎韓愈之言曰人其人夫欲人其人先在姓其

姓舍吾之姓弗姓而姓釋是敢於不祖父其祖父也卽使吾終於爲僧亦將姓吾之姓而毋姓釋使人知吾爲屈氏之子也人卽不爲吾惜亦將爲屈氏之子惜吾以屈氏之子而使人惜是吾幸而爲屈氏之子也吾幸而爲屈氏之子復幸而有此不敢舍其姓而姓釋之心使其身長爲屈氏之祖父所有其姓存則其人長存雖在僧猶其在屈氏也則猶爲有以自守者也且在昔竺法汰于法蘭帛道猷支道林康法朗之流爲僧而姓其姓而佛氏不以爲非況於有託而逃逃而須臾不忘其返而可無以自別於姓釋之儔者乎吾友陳子升嘗爲屈道人歌見貽有曰支公與林師彷彿云一人方袍白足

采蘭蕙僧伽未必非靈均蓋知吾之心者也吾之心因
姓而見見吾不舍其姓或自書或使人書或曰南屈曰
狂屈又或曰楚之同姓則見吾之心長存於木本水源
之間雖在僧而非異端非異端則長在僧中若雪菴和
上日夕飲酒狂歌或讀易或誦離騷而人知其爲葉御
史景賢可也

陸梁解

昔秦以嶺南爲陸梁地說者謂嶺南人多處山陸其性
強梁故曰陸梁予謂陸梁之稱亦甚美當秦之時嶺南
人故多越勾踐之子孫及六千君子之族屬彼見夫二
周傾覆六王烹滅先王之綱紀盡亡四海之戕賊靡已

於是憤激不平怨深怒積嘗思建名扶義獨起而亡秦以繼霸王之遺烈故自始皇并天下八年始能略定其地以爲南海桂林象三郡而猶恐其畔服不常又以謫徙民與越雜處以陰制之且得爲秦人耳目又於五嶺間築關置戍三年不敢弛弓解甲以防新郡之變誠兢兢畏其陸梁之性也其後始皇貪欲無厭利其犀象珠璣翠羽諸珍物使屠睢爲將率五軍攻之而越人負其烈氣深入山林與禽鹿雜處莫肯爲秦而乘秦人怠惰師敝糧空夜從叢薄中蹣跚而出大破秦軍伏尸數十萬流血百里此其功實在項梁陳涉之先固秦鋒銳之所繇挫而山東之難因以奮發者也其後越人立梅鎬

爲將戶出壯健家出資糧以從沛公而西臺關之險不能限任囂之威不能禁卒能先入咸陽破滅強秦遂其歷年堅忍之志蓋秦之所謂陸梁漢之所謂豪傑之士也號爲勁越詎不誠然乎哉先是尉佗至越其黨皆中國人而越人惡秦無有與佗黨爲婚者故佗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二世可其半其意欲以匹配士卒使之生育繁孳亦以越人陸梁不肯與之親好也其後陸生說佗有曰王今不降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佗乃蹶然而起北面稱臣蓋陸生深知越人忠義知有天王之尊不欲以蠻戶自外

而佗亦以越人深惡疾秦而身故秦長吏而嘗與之爲仇敵者也又其後越太后有淫行而國人不附太后恐越人持正一旦起而爲變故欲倚漢威以劫之蓋亦畏越人剛強之甚也呂嘉非越人也其爲南越則至矣而天王名分不知也小忠建德而大逆漢廷越人惡之而越郎都稽遂起而執之矣伏波遣使相招而越將軍畢取率城中甲盡降矣故越之所以丕變蠻風長爲衣冠禮樂之民以與中原頡頏者皆越人之自爲之越人誠知春秋之大義者也

易月象

予撰易月象取上經二卦下經二卦以爲一月之象正

月曰雲雷屯山下出泉蒙天下有山遯雷在天上大壯
二月曰雲上于天需天與水違行訟明出地上晉明入
地中明夷三月曰地中有水師地上有水比風自火出
家人上火下澤睽四月曰風行天上小畜上天下澤履
山上有水蹇雷雨作解五月曰天地交泰天地不交否
山下有澤損風雷益六月曰天與火同人火在天上大
有澤上于天夬天下有風姤七月曰地中有山謙雷出
地奮豫澤上于地萃地中生木升八月曰澤中有雷隨
山下有風蠱澤无水困木上有水井九月曰澤上有地
臨風行地上觀澤上有火革木上有火鼎十月曰電雷
噬嗑山下有火賁山上有木漸澤上有雷歸妹十一月

曰山附于地剝雷在地中復雷電皆至豐山上有火旅
十二月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在山中大畜風行水
上渙澤上有水節凡四十八月以之配十有二月爲四
十八用卦而十六體卦不與焉昔有郁溪先生以此四
十八卦爲上下經入運之卦故予本之以作易月象月
象之中有月令焉聖人土律之以爲位天地之本下襲
之以爲育萬物之原故曰聖人則天嗟夫則天者亦則
夫易而已矣則夫易者亦則夫此月令而已矣

讀莊子

漆園之書化書也化之云者形化而後仙神化而後聖
乃爲逍遙之至也列子御風旬有五日斯反矣以有待

也有待乎風則其未化也可知周之俄然爲蝴蝶蝴蝶之俄然爲周也且爲蝴蝶而不知其爲蝴蝶爲周而不知其爲周也以能化也故夫鵬之飛蝴蝶之飛卽周之飛也其飛以怒怒者其神乎喜者其精乎喜不能飛以怒而飛蓋精不能飛以神而飛也六月息者陽之氣生於十一月而息於六月龍以六月而潛故鵬以六月而息也九爲陽六爲陰鵬之上於九萬里飛於陽之終也息以六月息於陰之始也此莊生自喻其變化之用也又鵬也蝴蝶也是皆所謂姑射之神人也其塵垢秕糠猶將陶天地鑄日月而況於堯舜乎

鵬之在天亦猶野馬塵埃之在空下視天一蒼蒼也天

視下亦一蒼蒼也皆一氣絀縕之所爲天以息吹下下以息吹天下以天爲野馬天以下爲塵埃相消相息無時而止而萬物化醕於其中莫知所以此造化之所以爲妙也

天積氣耳氣無形而有色蒼蒼者其色也蒼蒼之所吹萬物以之化醕醕者太和之所醕釀者也野馬塵埃乃山澤絀縕之氣非蒼蒼之正生物以之相吹者也物生於太和不生於野馬塵埃太和者元之氣也元之氣不可得而見見於蒼蒼故曰蒼蒼其正色

至人之無所待也以無己也如堯之以己爲燭火而以許由爲日月也以己爲浸灌而以許由爲時雨也以許

由立而天下治而已猶尸之也其自視缺然則無己之至者也而許由以己爲鷦鷯所巢不過一枝也以己爲偃鼠所飲不過滿腹也則亦無己之至也惟無己故能無待吸風飲露而不饑乘雲氣御飛龍而無外彼夫物之不疵癘年穀之熟皆無己之所至惟無己故能神凝神爲純粹之精水火之物不能傷以其英華與造物者爲一而以其塵垢陶鑄堯舜有己則己亦塵垢矣自陶鑄之不暇而安能陶鑄堯舜也哉

三閭之天問亦猶莊子之放言也不必有其人不必有其事不必有其言怨憤無聊不平呵而問之狺狂而道之不可以情理而求之南華離騷二書可合爲一南華

天放離騷人放皆言之不得已者也

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此卽致知格物之旨也心從知而得知之外無所謂心也常心從心而得心之外無所謂常心也知卽心心卽常心一而二之常季之所笑也大抵聖與愚之分在知不知知卽有物皆心不知卽有心皆物莊生之齊物物何以齊亦齊之於吾心云爾知心之外無物物斯齊矣

自聞所以爲聰自見所以爲明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不自得其得則不能自適其適是淫僻之行也莊子之學貴乎自得大與吾儒相同開卷卽言逍遙蓋形容自得而適其適

之樂也鯢鵬之化皆以喻心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心之寓焉者也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適其適之至也化其心爲鯢鵬化其身爲大樗樹夫旣已無已矣而何有夫功之與名乎哉

嗟耒桑戶之歌招魂之祖也反其真則人而天矣生而爲人死而爲天爲人不如爲天而又何悲焉雖然人之生而已爲天矣天下人知其爲人而不知其爲天故有生死之說惟生而知其爲天而以天爲人則死而知其未嘗爲人而以人爲天於是乎而天與人爲一生與死而不貳矣嗟夫天之所以爲天者以人而人不以其人之天爲大而以天之天爲大以故天自天而人自人故

欲知天之天者必先知人之天

讀秦本紀

司馬遷言秦之先女修吞玄鳥卵而生子大業是爲柏翳以爲秦祖此與簡狄姜原事相類毋乃秦之開國竟無以異於商周耶予謂秦當以蜚廉爲始祖若柏翳則當祖趙爲南北宋四百年王業之祖況申侯之言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胥軒者仲衍也中潏者蜚廉之父也則蜚廉實乃戎種其非柏翳之苗裔也明甚故申侯不欲以爲大駱之適而孝王不察猶以爲柏翳之後而邑諸秦耳遷作秦本紀故當始蜚廉蜚廉之祖胥軒旣稱戎起自西垂好馬及畜又所居犬丘

而仲衍爲身人言其非我族類可知宜其子孫世世慘
虐號曰虎狼秦蓋天性之與人殊也自秦與諸侯戰所
斬首動以數萬數十萬計皆異類之爲禍至莊襄王而
秦亡秦亡而其禍方始遷以始皇別爲一本紀蓋與始
皇嗣秦之暴而不與始皇繼周之仁也秦宜稱世家而
稱本紀者又以昭襄王常爲西帝而受東周君之朝西
周君之歸而天下來賓也嗟乎秦亡於莊襄與東西二
周同時故謂秦繼周則可謂秦而滅周則不可蓋周之
滅初則西周君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秦使將軍嫪
攻之繼則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
二周之滅皆自滅也自滅而猶得天王大義之正勝於

夏商之亡多矣其頓首獻邑乃西周武公非赧王然則
王朝之氣尙振不失爲文武之子孫又何赧之足云

季札

吳之君世有讓德太伯讓之於始諸樊讓之於中季札
餘昧復讓之於終而季札之讓也始於壽夢中於諸樊
終於餘昧亦如太伯之三讓焉太史公曰延陵季子之
仁心慕義無窮夫季札以諸樊義嗣又願附子臧之義
可謂之慕義也已然使季札繼三兄而立去其王稱革
其蠻俗以德而綏諸侯以禮而尊天子使齊桓晉文之
業不能專美斯尤爲義之大者季札一讓而吳遂有篡
弑之禍爲自太伯以來至壽夢十九世之所未有噫嘻